



## 如何令自己“贏在起跑線”？

為人父母，多數希望孩子“贏在起跑線上”。天命亦有朋友的孩子，五、六歲左右開始便學畫畫，但他接受的並非“填鴨式藝術教育”。導師會讓學生欣賞許多名家作品，例如梵高的畫作，讓他們知道“梵高是這樣畫的”，稍加講解，隨後便任由他們自己發展和學習，不加限制。

小朋友們不需要跟隨着具體步驟，而看到五歲小朋友自由畫出來的作品，我很詫異，他竟然能自主畫出梵高的味道，而且不是一筆一劃地臨摹；可見，小朋友的思想很自由、沒有規限，不需要手把手教學，也可以創造、突破很多東西。看到他們的作品，天命簡直自愧不如。

作為一名父親，我和兒子聊天的時候，也常常有這種感覺——他們比我聰明得多。很多新事物，我都沒有時間去學習，便需要他們向我解釋，甚至成為我的“導師”。回想我在他們這個年齡的時候，我

懵懵懂懂，最多只是看小說，然而他們卻已經在追求科技、知識、新觀念。每次看到他們，我都深深感覺：這就是創造未來的人，未來需要他們不斷學習和進步，而世代永遠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

雖然視野上比不過兒子們，但我認為自己作為他們的父輩，至少有這樣的優點：我能做到配合時代、終身學習、不停看書、不恥下問。這令我不禁想起，有一位高人問我，“天命你信不信有輪迴”？我當然信，而對方答曰：“你知道如何做到‘贏在起跑線上’嗎？就是你在這一輩子一直學習，直到最後。因為，知識可以被帶到下一輩子，令你在起跑線上勝出。”哈，也許閣下不禁懷疑：真有這樣的“輪迴”？

其實不管是否為真，對天命的影響亦不大——因為我原本早就做好決定，這輩子是“活到老、學到老”了，不知閣下又是否同意？



## “星二代”廚神

有一手好廚藝，又能為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洗手做湯羹的男人，是不少女人視作最有魅力和浪漫情懷的男神。而男藝人徐肇平（香港影視圈女藝人黃淑儀之子）不單止外形高頭大馬，廚藝出眾，尤其是為食物調配醬汁頗有心得，曾有不少飲食節目皆是“母子檔”上陣。

黃淑儀是TVB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女藝員，與汪明荃、李司棋、趙雅芝在電視圈被合稱為“四大花旦”，十九歲時下嫁比她年長二十年的電視圈著名監製劉芳剛，然而兩人的婚姻最終以離婚收場；黃淑儀其後在加拿大再婚，徐肇平是“星二代”，曾簽約成為TVB藝員，但當TVB要求他簽六至八年的長合約時，他拒絕了，以自由身尋求發展。而黃淑儀為兒子抱不平地說：“有長合約在身的藝人，太受束縛了！”

資深電視圈幕後人員就表示：“藝人就是公眾人物，一言一行受到關注是必然的事，

也是要成為藝人須付出的代價之一，全世界的演藝界所呈現的現實和殘酷，都與追求名成利就藝人的雙方利益掛鉤，人要生存，能否維持到基本的生計，已是最底線的現實。”

幕後人員又指出，有不少“星二代”被指在投身演藝圈時已贏在“起跑線”上，是耶非耶？都只是見仁見智的個人觀感，藝人能名成利就，誰也知道是存在很多很多的因素，絕對不能一概而論；正如某女藝員在電視圈已薄有名氣，但當她跳槽到另一間電視台時卻不受重視，演出的劇集被視為“倉底貨”，詎料“倉底貨”令她一劇爆紅，成為電視圈的天之驕女。

女藝員回想說：“當時我抱的是平常心，那份驚喜令我的心臟狂跳，情緒高漲，平復心情後我更要認清往後的演藝生涯方向，或許我的性格是比較理智型，演藝圈的事情每刻都在變化，不管你所要求的理想和生活是什麼？掌握在自己手裡吧！”

## 瞬間的美

盛夏的七月，無處不在的熱浪好似流火，人在室內，如同單進一個悶熱的蒸籠，走向室外，又被熱辣的太陽烤炙着，非樹蔭下無處藏躲。不知生長在室外的花們，是怎樣度過一個個酷夏的，何況它們還那麼嬌弱。前些天，有位朋友發來一個鏈接，那是他自己做的美篇。點擊這個鏈接的時候，我的目光還是慵懶的，眼角是午後醒來的微倦，當頁面打開，十餘幅照片從含羞待放的花苞，到花朵逐漸舒展，整個過程在鏡頭下逐一定格，逐一展現時，我眼前頓時一亮，不禁驚呼，呀！韋陀花！

韋陀花，其實就是曇花。在我的印象裡，那是一場美麗的遇見，是竭盡氣力也要一展花容的生命的勃發，所以，它潔白的花朵，才在真實的記錄下熠熠生輝。當攝像機的快門按下去的剎那，它也恰好花蕾初綻。等快門聲了，它已將整朵花託於世人面前，給世界一次難得的機緣。傳說中的韋陀花，就是以這樣的姿態，以不可侵犯的聖潔，開放給心目中的愛人看的。它應該知道，人們眸子裡露出怎樣的驚訝，知道每一句話都是對它的讚美，每一道目光都是給它的安慰，當攝像機對準它的那一刻，無論是巧合，還是蓄意的等待，都與它命運同在。

這不是一般的花，而是世界上僅此一種可以瞬間開放、瞬間重又閉合的花。說它瞬間，其實也有一段漫長的過程，這個過程便是在沒有開放之前的等待。盛夏的早上，汲水而溉，竟然發現寬大的葉片上生長出幾個小小的花苞，這給種植者帶來全新的期待。就這麼每天反覆查看着這幾枚花蕾，看它們一點點飽滿，愈來愈像一種含苞待放的情態，露出黃白。終於，到

了剎那開放的時刻，於是擺凳，洗杯，泡茶，邀約親人、至交，前來看花。夜空中恰好一輪皎潔的月亮，於是把月下當作仙境，把小院當作賞花的觀台。在褒獎與感歎中，曇花閉合，茶味淡了，而賞花的人，卻意猶未盡。

曇花，一般在夏天夜晚八九點鐘的時候開放。古人有詩云：“一莖數蕊盡叢生，粉量檀心畫不成。靜態雪花堪比潔，幽香蓮葉與同清。”大意是曇花一根莖上生長着數朵蕊，靜態的樣子跟雪花一樣潔白，香氣和蓮葉一樣清新，是無法用畫描繪出來的。把一株花養育到開花極不容易，它需要精心的照管，施肥、澆水，注意乾濕、溫度等等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她種的一棵蘭花養了十年才開出花來，於是“十年”命名為之紀念，養育蘭花尚且如此不易，更何況花開短暫的曇花呢。當一株曇花在你面前幽幽綻放的時候，你怎麼也不願相信，它並不是專為你開，而是自然現象，你總是默默地認為，它是因你的期許才開放於人間，就像下凡而來的花神，心有靈犀，讓你有所念想和準備。

曇花屬於仙人掌目仙人掌科，葉多肉而寬厚，但沒有仙人掌的刺。它沒有花苞，不開花的時候，有人常將它與令箭荷花混淆。我所居住的院裡，很多人喜歡養花，幾乎家家都栽種一些，但幾乎都有所重複，什麼長壽花、君子蘭，許是因為花名好聽的緣故，綠葉花卉也多有類似。它們春天被搬到樓下院中，深秋再搬到樓上室內，已然形成規律。有年夏天，有戶人家把一盆曇花搬了下來，葉片數支，高約兩尺，四散着，用幾根竹籤插進土裡撐在下面，使它不致倒伏。儘管這樣，看去還是葉片沉沉的，大有把竹籤壓歪壓倒的感覺。

據說這花，是主人去上海看望女兒家時，女兒的鄰居贈送的，當時只一片無根的葉子，她揣進包裡帶回家來，經過幾年精心的養育，才長成這麼大的一棵。因為不識此花，於是讓鄰居們鑒別。有人說是曇花，有人說不像。花搬出來的時候，是在三四月間，春光明媚，陽光送暖，兩個月後生出花箭，主人大喜，以為終於能夠看花，沒辜負精心培植的心血。一天早上，我們一齊下樓，看那花時才發現花已枯萎，花瓣無力地垂在葉上，就像帶了一場歡喜過後的憂傷，大家甚為遺憾。花的主人沉默良久，或許，養了數年，她更想看到花開的模樣，無奈曇花一現，一不留神，已然錯過。

我認識曇花，但我忘記曇花開放在夜晚，結果也是錯過了花期。對於曇花，我有過多次觀賞的經歷，大咋小呼的，歡欣跳躍的都有。寧願不睡，等待半夜也要看曇花盛開的場景，歷歷在目。喜歡種花的是我的父親，曇花、倒掛金鐘、茉莉，在我家院子裡應有盡有，四季花開不同。父親喜歡種花，他退休後將大把的時間用來花卉養植，他能將一盆胭脂的令箭荷花養到半人多高，寶劍一般厚重的葉子被他用鐵絲、繩索、木棍架起，花開的時候層層疊疊，如同寶塔，很是壯觀。

曇花開放的夜晚，父親肯定不會睡去，他坐着一把搖椅，在佈滿星光的夜色裡等候，一旦曇花開放，馬上叫我們起床看花。花擺放在室外，用一把手電筒照着，微弱的光柱下，更增添了些神秘的色彩。曇花從漸漸開放，到慢慢枯萎，整個過程僅四個小時，人們用“曇花一現”來比喻美好事物的難以持久，再恰當不過。十幾年的曇花種養史，也叫我們習慣了享受曇花一現的精彩，忽

略了它拚盡全力的一搏，有時也讓我們在我們睡夢正酣的時候寂寥地閉合，現在想想非常可惜。美，又美得僅此一瞬，不可復得，辜負了賦予世間的這份難得的美。生活中有許多的瞬間的美，比如一滴露珠的晶瑩，一枚葉片的顫動，細細體味時，美得令人感動。就如曇花留給我們的花語：“剎那間的美麗，一瞬間的永恒。”

傳說，曇花原是天上的花神，她每天都開着，天真爛漫，無拘無束，從沒有凋謝過。只因愛上了為她澆水除草的年輕人，違反了天規，被玉帝貶為每年只能開一瞬間的花，以此作為懲罰，並把那個年輕人送到靈鷲山上出家，賜名韋陀。遭遇愛情挫折的人，最知道自己怎樣修行，耿耿秋燈下，總能化解心底的相思。多年之後，韋陀潛心習佛，漸有所成，果然忘記前塵，把曾經相愛的花神忘了，而花神卻怎麼也忘不了那個曾經對她關懷備至的人。

韋陀自此虔誠向佛，曇花卻對他念念不忘。她知道，兩人唯一見面的機會，就是韋陀每年下山為佛祖煎茶採集朝露的時候。曇花掐算好時間，在韋陀下山的路上等待，看他遠遠地走來，就把集聚了一年的精氣綻放於那一瞬間，她希望韋陀能夠在她開放的時候看她一眼。但每一次韋陀都擦身而過，他不知道哪朵花是花神專門為他開放。千百年過去了，韋陀一年年下山採集朝露，曇花一年年綻放，韋陀卻始終沒有記起她。至今天，曇花仍然默默地開着，在月下寧靜的夜晚，月圓月缺，年復一年。因了曇花執着的愛，世人又把它叫作“韋陀花”。它守護着人們對愛堅貞不渝的信念，以短暫的綻放，詮釋出即便只有剎那的美麗，也是永恒的理想境界。